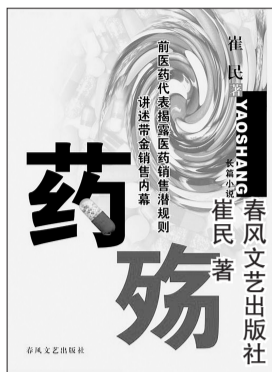


商战 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

这一天许言醉得一塌糊涂

又到述职的日子,许言吃不准该谁去?他,还是程英?程英俨然老大派头,公司大小事务许言都不过问。内勤送来一纸传真,公司通知他和程英前往述职。许言没想出口,最坏的结局不过是程英来做分公司经理。心里反而平静,他通知内勤订票。程英做经理不假,杭州办事处经理。所有人瞠目结舌。以程英现在的职务就任杭州办事处经理是平级调动,可关键在于非业务人员出任办事处经理而且异地任职程英是第一个!惠珊表情僵硬,程英从西北到华南,完全脱离她权力掌控,用不了太久,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定会坐上华南大区经理的宝座与她分庭抗礼。许言不知道该喜该悲。程英带陈小东走。这消息边城立刻知道了。许言关在办公室拿来商业销售报表,努力想要找回自信,可他越发虚弱。程英来去匆匆,疲惫、满足和对崭新未来的憧憬。公司里不安的气氛尘嚣日上。许言寄希望于程英走。等大家习惯了一切会回到正轨。

钱行除公司员工,还有商业和医院的人,能混到这份儿上,程英该知足。许言首发感言,感谢程英所作的贡献,很真诚地祝愿她今后再创辉煌。程英笑咪咪地听。这一天许言醉得一塌糊涂,听到许多人对程英说,希望以后还能和程经理共事,许言只有醉得更狠。

程英走后一个月,问题来了。合同量倒没下滑,回款惨不忍睹。许言也只要回一笔款。这打乱了他全部部署。还有公司政策,他想不明白程英如何在严丝合缝的文字壁垒中钻空子,他找不到一点投机之处。许言不能不承认,无法和程英相比。回款不力带来的恶果很快显现。公司按回款额划拨费用,回款跟不上费用就吃紧。挪用。大型会费、新药进院费、广告宣传费……许言想召开商业洽谈会发现已经没钱可支,公司财务陷入恶性循环。内勤听到业务员私底下联系要投奔程英。杭州办自程英上任后销售节节攀升。他摆摆手,就随他们吧。

黄勇、方小芳双双辞职,一干老业务员相继离开。许言急了,突然放空的市場想接都找不到人。药界竞争何其惨烈,你迟一天兑费用医生就敢停药,三天看不到厂家的药房就能退库,一星期再不做补救那就等着商业通知吧。药品进医院不容易,退出来想再进去更是难于上青天。周五下午例会,只有许言会计内勤还有两个新人。局面已经失控。他站起来,散了吧。手中电话响,是惠珊。我离开康健自己代理了几个品种,跟我干吧。

惠珊完全不是印象中的上司形象,从后面看,绝想不到这三十好几的女人。她拿出代理协议,糖尿病用药、高血脂用药、心脑血管类疾病用药,都是赚钱品种。惠珊看许言,我的阵地依然是西北区。我得有个得力助手,我选定了你。许言问,为什么是我?惠珊笑了,你人品好。

惠珊作出决定时哭了。她对康健公司有感情,从业务员做起直到大区经理,她忽视了对人际关系的维护。以元老自居她有理由骄傲。站到许言的对立面,是她最大的错。没有惠珊,程英不会有其后连升迁。程英把自己老公纳入公司用惶惑谦卑低下三四让惠珊解除了警惕。程英去杭州,惠珊意识到威胁。她没想到程英的目标竟然直指西北大区经理。惠珊全无招架之力。杭州办业绩放卫星,离开程英的边城分公司一落千丈,拖累整个西北区业绩止步不前。惠珊听说程英面见总经理,慷慨激昂要救西北区于危难边缘。公司上层传惠珊将调任总部任客服经理。惠珊长叹,既然惠珊何必程英?惠珊不是甘于受辱的女人,静下心来终于决定自己做。既然人险恶,何不选条财路走?百战百胜需要大智大勇,懂得放弃则需要更大勇气和襟怀。我会东山再起。她需要一个助手,这个人不一定能干,但人品一定要好。善良、忠诚、富于牺牲。

离开惠珊许言漫无边际地走着。程英将出任西北大区经理和惠珊辞职一样令他震惊。许言能够理解惠珊的举动。听任一个曾经的下属摆布,而且这人阴险狡诈善弄权柄,但凡有自尊的人都不能够泰然处之。也许程英南下杭州就是为今天的回归。她该以何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自己,许言甚至不敢想。许言停下来。这是一种屈辱,这种屈辱他深埋在心底没人对他袒露甚至不敢对自己敞开心扉。远的有夏喜志,近的有程英,面对他们时他都产生过屈辱。他坚持不下去了。他从来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,他不具备那个能力,所以他自甘平淡。

许言考虑惠珊的建议。人生的一个转折到了,转折不是转机,转折是逼迫人作出选择。

许言掏出手机,一下一下地拨号。他对话筒那边的人说,我同意。很坚定。

打工 一族

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,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。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,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。然而,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,不知不觉走向堕落,迷失了自我。该书以梁慧云、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,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,以浓郁的生活气息,丰厚的文化底蕴,娓娓道来的笔调,反映了她们与生活、命运抗争的轨迹……

梁慧云抵制不了杨子岩带给她的各种诱惑

梁慧云出了门,感觉特别爽。她把新家的钥匙挂在自己的钥匙链上,把原来租的房门钥匙摘掉,那种从心底深处产生的朦朦胧胧的感觉让她有点飘飘然。在她想来,中原就属于她了,杨子岩也是她的了。她甚至有点感谢那位给她写纸条的南杰同学了。

从小区出来,梁慧云拦了个的士,去她在汤圆厂附近的家。在厂里干的时候,三个人一起租一间房子,后来离开汤圆厂就自己租了一间。房子虽然小,但被梁慧云收拾得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。在这个常住人口超过四百万的城市里,也算梁慧云的一个闺房了,里面充满了女孩的青春气息和淡淡的女人味道。

尽管要搬新家了,梁慧云还是有点留恋。毕竟,这是她几个月来营造的一个小家。在这里,她可以哭,可以笑,还可以唱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“慧云,走吧,别留恋了。”杨子岩站在“奥迪100”一边,手里拿着一支刚刚点着的烟,耐心地等着梁慧云慢慢走来。

梁慧云突然想哭,她尽管也只有十七岁,但她并不是什么都不懂,她有自己思想,她知道自己在傍大款,会被人看不起,甚至嗤笑。但她渴望在城市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,抵制不了杨子岩带给她的各种诱惑。

坐在车上,杨子岩看到梁慧云脸上的泪珠,他把她揽过来,把泪珠一点点吻去,梁慧云也用力抱着他,止不住哭出了声:“哥,你要对我好一辈子!”

“我会的,云,我会的。”杨子岩双手捧起梁慧云的脸,“好了,不哭了,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杨子岩的老婆了,记住,我会照顾你一辈子,相信我!”

婚姻 家庭

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,刚从娘肚里拱出来,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,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。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,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。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,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……

李家内部的这场轩然大波就这样不声不响过去了

当年,因为李家与白家是世交,门当户对,李远方上初中时,父母给他做主,订下了老中医家的女儿。后来,儿子大学毕业了,李铁牛明明知道,儿子爱的是金玉琴而不是白芸莺,但是,为了男人的尊严和信誉,李家是坚决不肯罢亲的。再说,当时,就是李家同意这门亲事,金家人也不会同意。一是门不当户不对,



吕继果 著

城里大家主的女儿,怎能嫁给农夫的儿子呢?二是辈分不合拍,姐夫的亲妹子,怎能嫁给你这内侄做老婆呀,这样的婚配,还不叫人笑掉门牙。尽管李远方和金玉琴抱头痛哭了一场,三天三夜谁都不吃不喝不说话,但到头来,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,棒打鸳鸯,人散心不死。金玉琴泪眼汪汪,眼看着李远方成了别人的新郎,也只能自叹红颜薄命不如草。虽然有情人无缘成双配对儿,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,没有人能替代对方的位置,这也许是痛苦与幸福的根源。

李家父子,话赶话,恶语相向,火激火,怒目而视,父子之间弥漫着硝烟,眼看一场伤筋动骨、有损伦理情感的家庭大战一触即发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白芸莺办理完调动手续,兴冲冲推门进来,一看这阵势,进退两难,不知如何是好。

赵翠花左手抱着孙子,右手推着儿

子。身体挡在老公与儿子之间,小盼根吓得哇哇大哭,赵翠花见这爷俩都上了浑劲儿,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,脸色焦黄,嘴唇哆嗦,气喘如牛,干张着嘴着急上火说不出话来。

在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家,都讲究家丑不可外扬的老理儿。不管是父子之间吵得多么凶,母女俩闹得如何僵,只要有外人一露面儿,怕传出去被邻里笑话,日后不好做人,因此矛盾双方都会忍气吞声自动休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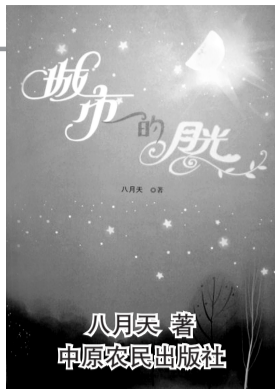
在公婆眼里,白芸莺是李家的儿媳妇,跟远方相比,再亲近也还隔着一层肚皮。公公在儿媳面前指责儿子,做晚辈的当着老婆顶撞亲爸爸,这些都是顾脸面的男子汉最觉着丢人现眼的丑事,因此,这爷俩一见她进了门,就自动休战,虽然这父子俩在心里还暗自运气,但都坐在沙发上不吱声了。

看到这架势,白芸莺就明白了几分根由儿。她进城工作的事,这几天在秀水镇传说得沸沸扬扬,说什么怪话的人都有,这爷俩准是为这事闹气呢。

为了让老人继续帮她带孩子,又达到去城里工作的目的,白芸莺好话说了一车皮,也没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。因此,她才进城求援,请姑妈王虹出面说情。

听了白芸莺的哭诉,王虹也动了怜惜之情,心里暗自思忖,机遇难得,青年人求上进,没错。都怨哥嫂没文化,眼光短浅念旧。进城工作,是一辈子的大事,阻拦不得,一来白芸莺懂事,到城里工作,楼上楼下住着,给金叶补习外语,也就方便多了。再说,如果家里有嘛急事,指使着也顺手。

在老李家人的眼里,这姑奶奶王虹可是个能人,给家里办了不少大事,因此,她的话比啥妙药仙丹都灵。李铁牛夫妇对她的话不打折扣,言听计从,奉若



八月吴 睿 中原农民出版社

还是很自信,“小雪,你想吃什么,是在家里做还是出去吃?马上六点了。”

“要不出去吧,很久都没吃过地摊了,咱去吃羊肉串、涮牛肚吧。”程晓雪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电脑教材,“这是他的电脑书吧?他好像很有文化吧?”

“是我学的,学两星期多了,学的办公自动化,五笔打字,他非让我学,说学好了再给我找工作。”梁慧云暗自有点得意。

“你是真命好呀,他把以后的事情都替你做好了。”程晓雪又是一脸的羡慕。

对杨子岩,程晓雪是知道的,她在兴达洗浴中心的时候,杨子岩经常带客人去洗澡,但杨子岩总是把客人安排好以后,自己在大厅里做个足疗,或是修脚、掏掏耳朵,从来不找小姐做那种事。很多小姐都认为他抠儿,不愿为他服务。程晓雪觉得他不像其他有钱人那样横得不得了,为他做过几次足疗,还聊得来。一次,程晓雪问他:“为什么不上楼找小姐玩玩?”他说:“在这里没感觉,要找就找一个感情好的情人。”接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你给我介绍个吧。”程晓雪清楚杨子岩是看不起这里的小姐的,也半开玩笑地问:“你要什么标准的?我给你介绍你给我啥好处呀?”杨子岩说:“一定要没做过小姐的,素质要高,漂亮就不用说了。只要满意的,你要什么都行,但标准是五千元以下。”程晓雪说:“好,一言为定。”

神明。在李家王虹说啥是啥,很有权威性,没人跟她顶牛。

白芸莺这一招真灵!她笑着跟家人打过招呼,就从婆婆手里接过孩子,不言不语,显得非常温顺贤惠,右手抱着孩子走进厨房,左手择菜淘米,准备做饭。

这时,突然客厅里电话铃声响了。李铁牛拿起话筒,粗声大气地问,喂,找谁?

哥,我是虹虹哎。

呀,妹子,忙啥哩?也不回来看看。我说哥哟,你要看远点,想开些,孩子们的事,让他们自己拿主意……

妹子,经你这一说,俺就明白这理了。她进城工作了,你往后可得多照管着他们点,好,这我就放心喽。

李家内部的这场轩然大波,就这样风平浪静,不声不响过去了。

如今的世道,人帮人都是有讲究的。平常帮过的人,就像你的储蓄存折一样,可以零存零取,也可以零存整取,全凭你的需要,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游戏规则。俗话说,天上不会掉馅饼。你要想在江湖上混饭吃,就得按道上的规矩来,否则不仅以后遇事没人帮你,被生活淘汰出局,也是早晚的事儿。白芸莺虽说是女流之辈,却也深知此理儿。进城以后,她业余时间不仅尽心尽力帮金叶补习外语,还替王虹做些家务活儿,千方百计讨得金家人欢心。不知是因为上头有贵人给罩着,还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刘校长看中了她的攻关潜能,反正白芸莺刚办完调入手续,第一天来上班,就顺顺溜溜当上了鹿州市一中的办公室副主任。这事让她心里不仅惊喜万分,也暗自觉得是沾了金市长的光,又欠下了一笔人情债,她知道这人情债,迟早还要人来还。夜深人静时,白芸莺独自躺在床上,想起乡下的孩子与两地分居的老公,就会默默地流泪。